



本周专栏

翁绳佑牧师博士

所有资深的飞行员都知道，在暴风雨交加的黑夜中飞行，很快就会被自己的感觉所蒙骗而迷失方向，因此他必须依靠飞机上的各种仪器，告诉他绝对真实的情况。同样，当我们遭遇困难时，心理要明白，不论我们的感觉如何，仪表盘上的反应才是实情。走过痛苦的历程，尤其在伤心欲绝时，只要不把你所知道的真理置之不顾，才是得胜苦难的关键所在。

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说：“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”这节经文可以提供我们在面对苦难时必须坚持的原则：

第一，“依靠”的原则

你必须相信，你不是在这世上唯一经受苦难的人。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，你不是神唯一挑选出来承受这样遭遇的人。在你之前有人经历过，在你之后也会继续有

人经历，这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苦难。俗语说：“同病相怜”，身处逆境时，人们需要“友伴”，才能远离可怕的孤单和寂寞，“陪伴”能让我们找到相同遭遇的人，不但互相扶助，也能预备我们去帮助那些将会遭遇同样苦难的人。因此，你正落在各样苦难中，你应该找到曾经遭遇相同苦难的人，寻求各方面的支援，这对你会很大的益处。当你知道多少属灵英雄战胜那些苦难所得的恩典和荣耀时，你就会对你所经历的苦难不但不足为奇，反而使你成为别人的“安慰使者”。为此，你除了依靠神外，也要寻求他人的帮助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双重祝福。

第二，“忍受”的原则

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继续说：“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忍受的。”神在此向我们保证，神必不叫我们遭遇我们不能忍

受的苦难。如果你走在一条乡村的小路，前面有一座桥梁竖立一个牌子：“限重五公吨”。神知道你的“载重量”，祂必限定你担负的重担不会使你掉落。神知道我们的“极限”比我们自己更清楚，若是苦难出於神的许可，那么我们可以确信，没有力不能胜的苦难，这个保证带给我们一个应许，虽然我们会被压到腰弯，但绝对不会被压跨。可是我们必须记得，当我们面对苦难时，绝不可让苦毒加增我们的负担，我们的生命才不致不堪一击，甚至致命。

我们一生要为神的救恩不住赞美神，并将荣耀归给神。然而我们不能停在这里，我们必须让神在我们救恩的根基上继续动工建造，倘若你的感谢只为神的感恩但没有其他感恩的事项，肯定你不是一个长进的信徒。神不谨要我们成为得救的“信徒”，祂更要我们成为得胜的“圣徒”。神要藉着苦难锻炼我们的灵性，使我们更上一层楼，达到“登峰造极，炉火纯青”的境界，成为荣神益人的器皿。

第三，“超然”的原则

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又说：“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

路，叫你们忍受得住。”我很喜欢哥林多后书2章9节所说：“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。”这经文保证我们，当我们身陷困境时，仿佛被关在一个黑房间里，四面高墙，门窗紧闭，无路可逃，但神知道怎样搭救我们，祂会负责提供逃生之路。

记得当扫罗追杀大卫时，大卫被困在又冷又黑的洞穴里，向神呼求说：“耶和華啊！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筹算，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？”（诗篇13篇1-2节）这里三次的“几时”，描述大卫痛不欲生的经历。当我们像大卫一样，觉得神遗忘时，我们很容易为自己去计划怎样逃脱，你越这样挣扎得更紧，我们就会在水里面沉得更深。我们应当学像摩西，带领二百多万以色列民，走到红海边，远远看着埃及法老的追兵在后方地平线上扬起的尘土，我们绝对想不到神会怎样拯救我们，在无路可逃时他们很容易会说：“服侍埃及人强过死在红海边。”甚至还会说：“服侍埃及人强过死在埃及人的刀下。”然而事实不是这样。神对摩西说：“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。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

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走干地。”（出埃及记14章15-16节）。后面的故事，我们都知道，海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过红海走干地，埃及的军兵追上来，神使海水复合，他们好像石头一样一个一个沉下海底。哦！神的选民得着自由，他们把苦难抛在身后，因为神知道如何拯救义人脱离苦难。

第四，“大能”的原则

第四个真理告诉我们，就是在我们面对苦难时，神的大能仍在运行。我们很容易在遇到苦难时，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苦难上面，忘记了神的大能正在苦难中动工，等候我们去运用。神的能力在我们遇到患难时正在三方面动工：

1. 神有能力使我们扭转劣势：神有能力使我们把劣势转为优势。罗马书8章28节告诉我们：“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祂的人得益处。”约瑟的故事证实这件事：他被自己的手足背叛，被卖到埃及为奴；遇到性感波提乏的妻子的引诱，使他身陷牢狱之灾三年，无人纪念、无人理他……他遇到山穷水尽，走投无路时，神至终将约瑟提升为万人之上，一人之下的埃及的宰相，并且用他拯救了全家的性命不致因饥荒饿死；

2. 神有能力对付我们

的仇敌：我们永不可忘记，当撒但和仇敌藉用苦难对付主耶稣，最后将祂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在人来说那已经是“完了”，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宣告说：“成了！”主耶稣以死战胜死亡，第三日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到天上，坐在全能者的右边，叫凡信靠祂的人得着永生。今日我们就是藉着神这能力得胜世界、撒但、罪恶、痛苦和死亡；

3. 神有能力使我们胜而又胜：哥林多后书4章7-9节说：“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，是出於神，不是出於於我们。”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艰难，如何黑暗，如何危险，神的右手永远托住我们。正如一个小孩走路，随时都可能失脚跌倒，但就在他失去平衡或跌倒时，父亲托住的力量可以使他安然无恙。在人生崎岖弯路上，我们都可能遭遇苦难和危险，但“神的右手”永远托住我们的双脚不至滑倒，使我们可以放心跟随祂并事奉祂，直到永远。

最后，只要我们谨记以上四个原则，我们有足够的保证和应许可以在这充满黑暗和苦难的世界上，平安喜乐的度日，得胜一切，安然见主。愿荣耀、权能全归神，直到永远。啊们。

由巴别塔语言的变乱到耶路撒冷火焰的舌头

德国的犹太学者便雅悯著作的译者的责任中，认为翻译能弥合人世间许多不同的口音，有助人类重返天人合一的本体语言，可成为世人重回神坛的救赎渡筏。但法国解构大师德希达却有不同看法。德希达在其名著巴别塔中指出，巴别塔当初的废建，是因为人类企图建塔通天，而遭天谴所致。今人如再试将“语言统一”，也会遭受相同的结果。

按“巴别塔”为希伯来文，其遗址现存於伊拉克境内，为一座博物馆，称为“通天之门”。设在原巴比伦古城旧址内，现为美军所佔领。

根据创世记第十一章的记载，当时天下的人口音相同，他们在示拿地的一片平原上，要兴建一座城，使塔顶可以通天，用以传扬人的名。

他们先烧制泥砖为建材，再以石漆当作灰泥，建造他们的通天城塔。

耶和華神看这些人，有统一的语言，作起事来众志成城，如任其发展，后果堪忧。因此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，便无法再合作建城，因而分散到全地。这座废城因之名为“巴别”，即“变乱”之意。

如此看来，在洪水灭世之前，人的语言都是统一的，不需互译。而在企图建塔为自己扬名后，才受天谴而致语言变乱；自巴别事件后，人才有不同的语言。我们今天既不知当时人使用何种语言，更无法溯及神当初造亚当之后，以何种语言与亚当沟通。也许，日后我们有机会能到新天新地去，在那里或能恢复使用已失去了的“伊甸语言”吧（即当初神要亚当为飞禽走兽命名的那语言）（创世记2:1-20）。

其实，便、德两人所持关于翻译之不同观念，应非仅指普通的文字语言之翻译，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；便雅悯希冀由翻译可以达到人在被逐出伊甸园之前，与神能沟通的语言，经过翻译可以恢复天人合一的本体语言。其思想源自柏拉图“宇宙论”中的“洛哥斯”，亦即约翰福音第一章中的“太初有道”，此即即便雅悯所谓的本体语言与纯粹语言。德希达认为此种本体语言，已随巴别塔倾圮，今人的语言已趋于多元化，要恢复这种天人之间的语言沟通，仅靠翻译是无能为力的。

德希达並指出人类的语言只有同义语，而无对等语，且世人通常是以单语对单语，罕以单语对多语，如要以人间的语言达成此种使命，除非能寻找到一种超越性的特殊语言才能奏功。而翻译本身就是另一种语言，是巴别塔倒下之后，万民的万语之一。这种翻译语言，连人间沟通都有困难，遑论恢复人神之间的沟通。

神既已变乱了人的语言，人便无法靠翻译再使之恢复。一个已破碎了的瓶子，要用胶凝或碎石重建，都无法达成，因覆水难收。神借巴别变乱人的语言使之废建时，即已作好决定。此为德希达反对便雅悯之“翻译神学”的理由。

便雅悯希冀借翻译恢复天人语言合一的用心，可以肯定与理解。德希达认为借翻译使人类复杂的语言统一，根本不可能，且有违神旨。自然有其根据与理由。而回溯人神之间的隔绝，及人与人之间的无法和谐与沟通，都是由於人的犯罪使然。

这个人无法以自力消除之“翻译”的障碍，只有靠神自己来解决，而道成为肉身（约翰福音1:1-14）之后，便能圆满地完成了这个“翻译”的难题。

走出巴别塔的语言障碍

殷颖

太初之道便是人神之间原来用以沟通的本体语言。人犯罪以后，其实，由逐离伊甸园时开始，便已失去了与神沟通的能力。在巴别倾圮时，人失去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语言，这些也是人犯罪的结果。

基督借人的肉体降生世间后，祂所做的主要工作，便是要恢复人神之间的沟通，祂用人能了解的语言，传达神的福音信息；祂不单用语言，也用祂的身体来与人沟通，並且用祂的生命与鲜血，在十字架上作出了最直接的爱的传译。

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，是人与神、人与人因犯罪而丧失的“语言”之沟通。是人与神以及人与人之间最完美、最直接“语言”的“翻译”。

基督为神人之间打通了“语言”障碍后，人因构建巴别塔所导致的彼此间语言的障碍，终于在基督复活昇天之后，在早期的耶路撒冷教会中，由圣灵以特殊的象征为人打开了这层障碍（使徒行传2:3-4）。而这个特殊的象征，便是火焰的舌头。

上帝在人类第一次要建造通天的巴别塔时，及时予以阻止，借以避免另一次人类大毁灭的悲剧。但等到“时候满足”，神借“道成肉身”降世，亲自解决了神人之间，因人的罪恶而隔绝的“语言”障碍之后，广传福音的时代於焉来临，而主的大使命也已颁发（马太福音28:18-20）。昔日巴别变乱的语言障碍，便应破除。所以当五旬节到来，门徒在耶路撒冷聚集时，圣灵便以特别的方式向世人宣告巴别语言障碍的时代已经结束，普世沟通的时期正式降临，

“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别落在他们各人头上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，说起别国的话来”（使徒行传2:3-4）。其实，圣灵降临的五旬节，神主要向人宣示的，正是要彻底打破人间语言的障碍，以完成基督在昇天之前向门徒发出的，要向普世传扬福音的命令（使徒行传1:8）。

五旬节时，被圣灵充满的门徒，能直接讲出让别国的人能懂的语言，当时由天下各国来到耶路撒冷的人，有十五个地区之多，他们都讲不同的方言，但却能在同时，由这些加利利人讲的话中，让他们听起来，恰如乡谈一样亲切（使徒行传2:5-11），而这便是第一个语障突破的大神蹟。

由五旬节圣灵降临，突破人间的语障开始，福音传播的事工，便要靠翻译来完成。除口译以外，文字的翻译，更为重要；用文字记载的上帝的话语——圣经，原文为希伯来文、希腊文与亚兰文，最初只有明白这些古文字的神职人员才能看得懂。后由耶柔米於第四世纪译为拉丁文（武加大译本）。但拉丁文也只有少数圣品人在教堂中使用，一般信徒还是不懂。约翰·威克里夫於十四世纪将拉丁文圣经首先译成英文；马丁路德再於十六世纪将拉丁文圣经译成德文。从此上帝的话语才打破了文字的障碍，让一般信徒都能直接亲炙神的话。到今天圣经已译成一千六、七百种不同的语言，印刷成册向普世发行。马丁路德说的不错，印刷机是神在救恩以外，予人的最大恩典。

翻译在使用中文的基督教文字事工中，佔有



极重要的地位。由早期马礼逊到中国传道开始，迄今已百余年。中国教会的出版界，所从事的主要工作，多半是翻译出版西方教会的书籍。而迄2005年为止，国内各地的教会出版社所出版的书籍，翻译书都佔百分之八十左右，且在未来的二十年中，翻译书籍的比例，不会下降。因此翻译事工，在中国教会中，是一个严肃的课题，教会出版界应该特别重视。然而以往由教会翻译的出版物，却一直为人诟病。其中意译者，多按己意随兴增删，有时甚至离原著甚远，成为另一种“创作”。直译者文字又多诘屈聱牙，如读天书，不知所云。或一书由多人合译，文字风格迥异；有时甚至连地名，人名也不统一。这样便又构成了另一种巴别的语障。今日教会的出版界在翻译方面，均有长足进步，但译文能符合“信，达，雅”三原则（严复主张）者，还有相当距离，有待继续努力。

按说属灵的书籍与圣经参考书，只要能译到信与达，便应符合要求。但信，达，雅是三位一体，一本译书，如能符合信与达，便自然也会达到雅的要求。

译事极难，要将一种

语文译为另一种语文，而能做到尽善尽美，确非易事。余光中讲了一个译者的比喻，可为借镜：“理想的译诗，是传神而又摹状。理想当然难求，正如佳译不可能等於原作。最幸运的时候，译诗当如牵生之胎。其次，当如兄弟。再其次，当如堂兄表一弟，或是一姪女外甥。总之，要令人一眼就欣然看出亲属关系。可惜许多译者或因才力不济，或因苦功不足，总之，不够自知，不够敬业，结果祸延原作，害我们看不见堂兄表弟，只见一些形迹可疑的陌生人，至多是同乡远亲。”又说：“理想的译者正如理想的演员，必须投入他的角色，到忘我无我之境，角色需要什么，他就变成什么，而不是坚持自我，把个性强加於角色之上。一首译诗或一篇译文，能够做到形义兼顾，既非以形害义，也非重义轻形，或者得意忘形，才算尽了译者的能事。”

译事维艰，教会出版界尚待努力。五旬节的圣灵既已将禁锢了漫长世代的巴别语障破除，並赐下了新的火焰的舌头，要祛除一切人间语言的障碍，也必会赐福给一切从事口译与笔译的福音传播工作者，一起来完成基督的大使命。

来源：翼报